

审判

卡夫卡经典代表作

(精装典藏版)

Der Prozess

[奥] 弗兰茨·卡夫卡 著

曹庸 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奥] 弗兰茨·卡夫卡 著

曹庸 译

审判

卡夫卡经典代表作

精装典藏版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审判：卡夫卡经典代表作：精装典藏版 / (奥) 卡夫卡著；
曹庸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 1

书名原文：Der Prozess

ISBN 978 - 7 - 5093 - 6787 - 2

I. ①审… II. ①卡…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 - 奥地利
- 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1678 号

策划编辑：刘 峰 (52jm.cn@163.com)

责任编辑：靳晓婷 (tinajxt@126.com)

封面设计：蒋怡

审判

SHENPAN

著者 / (奥) 卡夫卡

译者 / 曹庸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版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 / 8.5 字数 / 169 千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 - 7 - 5093 - 6787 - 2

定价：36.00 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010 - 66031119

网址：<http://www.zgfs.com>

编辑部电话：010 - 66054911

市场营销部电话：010 - 66033393

邮购部电话：010 - 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010 - 66032926)



弗兰茨·卡夫卡 (Franz Kafka)

1883~1924

著名德语小说家，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主要作品有《审判》《城堡》《变形记》《在流放地》等

法的门前^{*}

“在法典前面的序言中，关于这种欺骗早有这样一段话：法院门口站着—个值班的门警。一个乡下人来到这个门警跟前，要求让他进去。可是，那个门警说，他不能马上让他进去。那个人想了一想之后，就问，那么，以后是不是可以让他进去。‘可以的，’那个门警答道，‘但是此刻不行。’法院的门像平时那样开着，而且那个门警又走到另一边去了，那个人便探头往门里偷望了一下。门警见了，笑着说：‘如果你那么想进去，那就不妨未经我的许可进去一下吧。不过你得注意，我是有权力的。我只是一个最低级的门警。每一进屋子的门口都有门警，而且一个比一个权力大。甚至连第二道门的门警是怎么一副模样，我都不敢望一望呢。’这个乡下人料不到会碰上这许多困难，照他想来，法院嘛，应该是每个人随时都可以进去的，当时他又更仔细地看看那个门警，但见他身穿皮袍，一只鼻子又大又尖，一部又长又稀的鞞鞞胡子，他便打定主意还是等他允许了再进去。门警便给了他一只小凳子，让他坐在门边。他就坐在那里，长年累月地等下去。他做了许多次尝试，想使门警让他进去，死乞白赖地搞得那个门警

^{*} 摘自本书第九章，神甫对主人公讲述的法典序言中的一段话，被后世引为经典。这段话表达了法律专业出身的作者对法律的思考，提示了法律带给人的困惑，引人深思。——编者注

也厌倦了。门警常常跟他聊上几句，问问他家里的情况和其他一些事情，可是那些问题都是不关痛痒的，好像是大人物在提问题，可是，说到后来，总是说还不能让他进去。那个人这趟出门时本来随身带着许多东西，他把所有的东西都送掉了，不管是多贵重的东西，希望贿赂那个门警。门警一切都收下了，不过，在收每一件礼物的时候，总是说：‘我收下这件东西只是为了免得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在这许多年中间，那个人简直是一直守着那个门警。他忘记了还有许多其他门警，总以为阻拦他进去的只是这个人。开头几年，他大声诅咒自己的命运不好；后来，因为他年纪老了，他就只能暗自嘀咕。他又变得返老还童了，因为他长年守在门口，甚至连门警那件皮袍领上的蚤子都认识了，他竟去求蚤子帮他来劝这个门警回心转意。最后，他的眼睛变得看不清楚了，他不知道究竟是他周围的人间真的变得黑下来了还是他的眼睛在捉弄他。可是，这时在黑暗里，他却能够看到一道永不熄灭的光芒从法院那扇门里射出来。如今他的生命已是快要结束了。在他死前，根据他在法院门口坐了那么久所得到的经验，他在自己心里总结了一个问题，这是他从来没有向那门警提出过的问题。他用手招招那个门警，因为他那僵硬的身体再也抬不起来了。门警不得不把身子弯得老低才能听到他说话，因为这两个人的身体大小不同，这就使得那个人十分吃亏。‘你现在要问些什么？’门警问道，‘你真是贪心。’‘人人都拼命要到法院里去。’那人答道，‘可是，这些年来怎么只有我一个人跑来要求进去呢？’门警看到这个人筋疲力尽，听觉衰退，所以在他耳边大声吼道：‘除了你，谁都不能进去，因为这门本来就是为你而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

Contents | 目录

第一章 逮捕·跟格鲁巴赫太太和标尔斯纳小姐的谈话 / 001

第二章 初审 / 033

第三章 在空落落的审问室里·学生·办公室 / 053

第四章 标尔斯纳小姐的朋友 / 081

第五章 鞭者 / 091

第六章 K的叔叔·丽尼 / 101

第七章 律师·厂主·画师 / 125

第八章 旅行推销员·解聘律师 / 183

第九章 在大教堂里 / 219

第十章 结局 / 247

原文本编者附记 / 255

Chapter I

第一章

.....
Verhaftung • Gespräch mit Frau Grubach

Dann Fräulein Bürstner

逮捕·跟格鲁巴赫太太和
标尔斯纳小姐的谈话

一定是有人造了约瑟夫·K的谣，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过错，却在一天早上被逮捕了。他的女房东的厨娘，本来总是在八点钟给他送早饭的，这时候却没有来。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K再等一会儿，他从枕头上望着对街那个老太太，她似乎在盯着他看，那副好奇的神情甚至在她身上都是不大能看到的，可是，这时候，他觉得又恼怒又饥饿，便掀起铃来。门上当即有人敲了一下，接着进来了一个他在这房子里从没见过的人。那人身材细长，但很结实，穿着一套十分合身的黑衣服。衣服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褶痕、口袋、带扣、纽扣，还有一条腰带，好像一套游客的服装，因此，显得非常实用，虽然叫人弄不懂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你是谁？”K在床上欠身问道。可是，那个人理都不理，仿佛他的露面是不必解释的，只是说：“你掀过铃么？”“要安娜给我送早饭来。”K说过后，不声不响地端详着那人，想弄清楚他究竟是什么人。来人可不让他这样打量下去，便转过身，轻轻地打开了门，对一个显然就站在门外的人报告说：“他说要安娜给他送早饭来。”得到的回答却是来自隔壁房间的一阵短促的大笑声；谁都弄不清究竟是几个人还是只有一个人在笑。来人似乎也不能从那笑声里找到什么答案，只好对K说，仿佛是在传言：“不行。”“这倒真是新闻，”K大声说，打床

上跳了起来，急急穿上裤子，“我一定要看看隔壁是些什么人，格鲁巴赫太太怎样来解释这种行为。”然而，他立刻又想到，他不该大声说出来，这样一来，他就好像承认来人有权干涉他的行动似的；可是，他一时间又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过，来人却多少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他的话，因为他问道：“你别动不好吗？”“我偏要动，也不让你跟我说话，除非你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倒真是一番好意。”来人说说着自动打开了门。K 以比他原来打算的更慢的步子走进了隔壁房间，初一看，房间里的一切都差不多跟昨天晚上一样。那是格鲁巴赫太太的起居室；里面摆满了家具、地毯、瓷器和照片，这些东西中间的空地方也许比平常大了一点，然而，一开始是谁都看不出来的，尤其是因为屋子里起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里边还有一个男人，他正坐在敞开的窗边看书，这当儿才抬起头来。“你应该待在你自己房间里！弗朗茨没有跟你说过吗？”“说过，说过，可是，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来着？”K 问道，看看这个新客人，又看看那个叫作弗朗茨的人，弗朗茨本来还站在门边，这当儿又走进去了。从那扇敞开的窗，他又一眼瞥见那个老太太，她怀着老年人才有的那种好奇心，特地走到正对面的窗口来，想尽量看个究竟。“我还是去找格鲁巴赫太太——”K 说，仿佛要挣脱这两个人（虽然他们站在那里，跟他还隔着一大段路），而且就要走出去似的。“不，”窗边的那个人说，把书往桌上一丢，站了起来，“你不能出去，你被捕了。”“啊，看来是这么回事。”K 说。“可是，为什么呢？”

他又补一句。“这我们没有命令，不能告诉你。到你房里去，待在那里。已经对你提出诉讼了，到时候自会把一切都告诉你。我这样对你随便说话，已经超出我的权限了。不过，我希望除了弗朗茨，谁也没有听到我说的话，而且弗朗茨自己也违反明白指示，对你太随便了。给你挑了这样好的看守，如果你以后还是有这样的好运气，那么，你准有好结果。”K觉得自己必须坐下来，可是，他看来看去，整个房间里，除了窗边那只椅子以外，一个座位也没有。“你马上就可以发现我们对您说的都是实话。”弗朗茨说，他跟另外那个人一起向他走来。另外那个人比K高出了许多，不住地拍着他的肩膀。他们两人都仔细看着他的睡衣，然后说，打现在起他应该穿比较不花哨的衬衫，而且，这件睡衣和他其余的内衣内裤都得交给他们保管，如果日后他的案子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再归还给他。“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总比把它们交给储藏室好，”他们说，“因为储藏室里，偷窃很厉害，再说，过一段期间，他们会把东西都卖了，不管你的案子已经处理了没有。你又绝不知道这案子会拖多久，特别是眼前这种时世。自然喽，到头来，你还是可以从储藏室那里拿到钱的，可是，首先，他们付给你的钱总是少得可怜，因为他们把你的东西都卖给行贿能手，而不是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总之，钱多转几个手，多拖一些年月，就会越变越少，这是大家都知道的。”K对这番忠言，简直理都不理，处理属于他自己的东西的任何权利，他是不很重视的；他觉得更重要的是必须弄明白自己的处境；可是，

旁边有了这两个人，他连想都不能想，那第二个看守——因为他们只能是看守——的肚皮总是顶着，样子简直十分亲热，可是，他一抬起头来就看到的那张脸，跟那胖胖的身体一点也不相称。那张脸又枯又瘦，一只大鼻子歪在一边，好像是在他头上跟另一个看守商量事情。这两个人是谁呢？他们在谈些什么？他们代表什么权力？K生活在一个有正式宪法的国家中，人人太平无事，一切法律都有效力；谁敢在他的住所里抓他呢？他一向都是悠然自得，只在灾祸临头的时候才相信有灾祸，甚至明天就要遭到看来很吓人的事情，他也不会为明天担心。但是，这事情教他觉得很不对头，一个人自然可以把这整个事情看成是开玩笑，一种极不高明的玩笑，是他银行里的同事不知为了什么搞出来的，也许因为今天是他三十岁的生日，这自然是有可能的，也许他只消心照不宣地对这两个人笑笑，他们就会跟他一起哈哈大笑，也许这两个人不过是街角上看门的——他们的样子倒真像——然而，他起先一看到那个叫作弗朗茨的人的时候，便打定主意，暂时一定要对他们小心留意，决不能让他们占到一点便宜，要不然，可能以后他的朋友要说，连跟他开开玩笑都不行；不过，他又记得——虽然他是不大会吸取经验教训的——有好几次，尽管事情无足轻重，但他因不听朋友们的忠告，故意等闲视之，一点也不顾及可能发生的后果，结果不得不吃苦头。这种事情一定不能再发生，至少这回不该再犯；即使这是一出喜剧，他也要坚持下去，把它演到底。

可是，他还是自由的。“对不起。”他说，急急地穿过两个看守中间，走到他房里去。“他好像还有些头脑。”他听到其中一个在他身后说。他一来到自己房里，马上拉开书桌的抽斗，里边的每样东西仍旧摆得井井有条。可是，因为心情激动，他开头找不到要找的身份证明书。最后，他找到了一张脚踏车执照，正想立即拿去给那两个看守，又觉得这太普通了，不顶事，于是又再找一通，后来总算找到了他的出生证明书。他再走进隔壁房间的时候，对面那扇门豁然打开，格鲁巴赫太太出来了。他只看到了她那么一刹那，因为她一认出是他，显然觉得很窘，说了声“对不起，打搅了”，就退回去了，而且极其小心地又关上了门。“进来，请进来。”他应该还来得及说上这句话。可是，他只是拿着证明文件，站在房中央，眼睛直望着那扇门，门却不再开了。直到听见那两个看守的一声叫嚷，他才转过头来。那两个看守坐在敞开的窗口的桌边，正在狂啖他的一份早餐。“她为什么不进来？”K问道。“不许她进来，”那个高个子的看守说，“因为你已经被逮捕了。”“可是，我怎么会被捕呢？尤其是在这样可笑的情形下？”“噫，你又来这一套啦？”那个看守一面说，一面把一片涂黄油的面包浸进蜜缸里。“我们不回答这种问题。”“你们一定要回答这种问题，”K说，“这是我的证明文件，现在把你们的证件拿给我看，首先要拿出你们逮捕我的证件来。”“哎呀，老天爷，”那个看守说，“你还是弄清你自己的地位吧，别白费气力来惹怒我们两个人，天底下也许只有我们两个人是为你好、

照顾你的。”“真的，这你可以相信。”弗朗茨说，他把咖啡杯拿在手里，并不凑到嘴上，却望了K好久，眼色看来好像意味深长，却又莫测高深。K不由自主地竟跟弗朗茨交换起像要说话似的眼色来，但是，他还是拍拍他的证明文件，又说了一遍：“这是我的证明文件。”“你的证明文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个高个子的看守嚷了起来，“你的行为比一个孩子还更不如。你在转什么念头？你以为拿文件和证件来跟我们，跟你的看守蘑菇，就会使尊案提早结束吗？我们是一些小职员，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跟你的案件一点关系也没有，只知一天看上你十个钟头，照拿薪水。我们就是这么回事，不过，我们也很能明白事理，我们所服侍的上司，在这次下令逮捕之前，一定都弄清楚了逮捕的理由和要逮捕的人。这可是不会有错的。虽然我只是熟悉一些低级官员，但是就我所知，我们那些官员从来不会诬良为盗，他们是按照法令，对付真正有罪的人，这才把我们这些看守派了出来。这就是法律。这怎么会弄错呢？”“我不懂这种法律。”K说。“你这就更糟了。”看守答道。“法律也许只存在于你自己的脑袋里。”K说。他想设法弄清楚这两个看守的想法，把他们的想法改变得对他有利，或者是设法使自己投合他们。可是，那个看守只是声气沮丧地说：“你还有得倒霉呢。”弗朗茨插嘴说：“你想，威廉，他一面说他不懂法律，一面却说他是无辜的。”“你说得很对，可是，你永远不能使这样的人明白道理。”威廉答道。K不再回答了；“难道说，”他心里想，“我一定要让这

些雇役唠叨得我更加混乱吗？——他们自己也承认不过是受人雇用的。总之，他们说的却连自己都不懂。他们之所以这样自负，正是因为愚蠢无知。跟像我这样知识水平的人谈天，只消几句话就可以把一切弄明白，比跟这两个人谈上几个钟头都要明白得多。”他在房间里空着的地方来回踱了几次；往对街一望，他依旧可以看到那个老太太，她现在拖了一个年纪还要大的老头站在窗口，她还搂着他的腰呢。K觉得他必须结束这出闹剧。“带我到你的上司那里去。”K说。“那得等他下命令，没有命令可不行。”那个叫作威廉的看守顶了一句。“现在我劝告你，”他又说下去，“到你房里去，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等着对你的处理。我们对你的劝告是，你不要胡思乱想，搞得自己昏头昏脑，你要镇定一下，因为将来还要对你进行许多盘问。我们这样好心向你建议，你却没有同样对待我们。你忘记了，不管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跟你比起来，至少是自由人；这就有不少便利。话说回来，如果你有钱的话，我们随时可以为你到对街的咖啡馆里去拿点早饭来。”

K对这个建议没有回答，在原来的地方站了一会儿。如果他去开隔壁的房门，或者甚至去开那扇通向客厅的门，说不定这两个人不敢阻拦他，说不定那就是处理这整个事情的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事情搞个痛快。不过，说不定到头来他们会抓他，要是他一塌了台，他在某种意义上仍然还保持着的那点架子就会全都垮了。因此，他不是采取速战速决的办法，而是选取了比较稳妥的办法，

这也是必然的常情。于是，他不再说什么，那两个看守也不再开腔，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里。

他往床上一倒，从洗脸架上拿了一只大苹果，这是他昨天晚上放在那里准备早餐时吃的。现在，这只苹果就是他唯一的早餐了，可是，话说回来，刚咬了几口，他就相信，这顿早餐实在比那两个看守好心想到那家肮脏的夜咖啡馆去给他买的强得多。他觉得很有精神，很有把握，这天早晨，他眼看不能到银行去上班了，确实去不了，不过，银行里一定是会原谅他的，因为他在那儿地位相当高。他应该说出不上班的真实理由来吗？他觉得该这样做。如果他们不相信他呢？在这种情况下倒是有可能的，那么，他可以提出由格鲁巴赫太太来作证，或者甚至提出那边那两个怪物来，那两个家伙现在也许又回到他房间对面那扇窗边去瞎聊天了。K 好生诧异，至少考虑了看守的看法觉得十分诧异：他们竟要他回到自己房间里来，让他单独待在这里，让他大有自杀的机会。不过，同时他又反躬自问，以他自己的看法来对待这个问题，他又可能有什么理由要自杀呢？难道是因为有两个看守坐在隔壁而且夺去了他的早餐吗？自杀是一种多么糊涂的行动，即使他要死，他也不愿自杀，因为实在太愚蠢了。如果那两个看守的知识贫乏不是这样明显的话，他简直也会承认，他们正是根据这种理由才觉得让他单独待在这里绝无危险。现在他们倒是对他十分随便，他跑到壁橱那里，取出一瓶上好的白兰地，斟满一杯，一口干掉，以补早餐的不足，

又再喝一杯，给自己打打气，最后这一杯只是一种预防措施，因为即使不一定会发生意外事故，也必须提防一下。

这当儿，隔壁突然传来一声叫嚷，他吓了一跳，牙齿碰着杯口格格作响。“督察员找你。”大意如此。吓他一跳的完全是那种声气，那种军人式的、简短的吼声，他绝不会认为这是那个叫做弗朗茨的看守发得出来的。实际上，对这声命令他却极其欢迎。“来啦。”他也高声回答，连忙关上壁橱，立刻奔到隔壁房里。那两个看守站在那里，而且，仿佛是一种必然的手续似的，又立即把他赶回自己的房里。“你是怎么想的？”他们大声喝道，“你以为穿了衬衫就可以来见督察员吗？他准会好好揍你一顿，我们也要挨揍呢！”“别管我，混蛋。”K也喝道，可是，这时候，他们已逼着他走到自己的衣橱那里。“你们已把我打床上拉了起来，你就别想我会穿上最好的衣服，打扮得齐齐整整。”“这对你可没有什么好处。”两个看守说。每当K的嗓门一提高，这两个看守就会变得平心静气，几乎可以说是心情沉痛，这种做法也许是要使他思想混乱，也许要使他多少放明白些。“臭排场！”他大肆咆哮，可是，他随即又打椅子上拎起一件上衣，两手拎了一会儿，仿佛拿给两个看守过目，征求同意。他们都摇一摇头，“一定要一件黑色上装。”他们说。K听了把上衣扔在地上，说：“这可不见得是什么了不起的罪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意义。两个看守微笑一下，但还是坚持他们的意见：“一定要穿一件黑色上装。”“如